

茅 捷 著

外
灘
里

十八号

貳

鄭氏診所

蘇軍
北方
名醫
認證

1920

外灘里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茅 捷 著



十八号 贰

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外滩里十八号.2/茅捷著.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5

ISBN 978-7-208-13297-9

I. ①外… II. ①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18805 号

责任编辑 朱慧君

封面装帧 傅惟本

外滩里十八号 贰

茅捷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o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414,000

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3297-9/I·1439

定价 58.00 元

《外滩里十八号 壹》内容导读

三十年代的海滩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沦为难民的郑二白，从东北来沪，在老城厢的方浜路上开出一间中医诊所，又在马路对面一条名叫“外滩里”的弄堂租下一间石库门的二楼厢房作为居所。

当时上海滩银行众多，竞争激烈。一家四国银行推出“大丈夫有奖储蓄”，规定获大奖者可迎娶银行董事长关肆国的千金——关壹红为妻，顿时引起轰动，储户踊跃。本来这只是个噱头，大奖得主早已内定，不是外人，而是关大小姐的帅哥男友、汉源剧社的话剧演员秦克，却不料这个万无一失的计划被承揽奖券印刷的印钞厂给搅黄了，居然印了两张相同号码的奖券，一张攥在秦克手中，另一张几经辗转，由一名手头拮据的病家抵充诊金给了郑二白。开奖之后，打了多年光棍的老郑喜出望外，高高兴兴来银行领奖了……

关壹红，芳龄廿四，貌美出众，乃上海滩名媛。论年龄，郑二白比她大出整整二十多岁；论身份地位，天差地别。这一男一女如同红薯和鲍鱼，本不该出现在一口锅里，偏偏老天爷跟他们开



了一个大玩笑。1935年国民党政府推行“币制改革”，四国银行被觊觎已久的国民党官僚资本鲸吞，一夜之间大厦倾覆，关家的资产悉数被没收，关肆国吐血暴亡，关壹红不得不流落街头，打工糊口。而她的男友秦克，因思想激进，行刺一名来观摩话剧的日本高官，遭警察局通缉后化装逃离上海，投奔了延安。

落难的关壹红，被她丈夫郑二白名正言顺地领进了外滩里十八号，金凤凰一头栽进鸡窝，一段老夫少妻的奇葩故事就此展开。

上海沦陷后的“孤岛时期”，郑二白救治了一名负伤昏迷的新四军，此人来自苏北抗日根据地，是秘密物资站的采购员，但他有另一个身份：关壹红的前恋人、话剧演员秦克！老郑万分纠结：不救吧？人家是抗日的，自己也是中国人啊；救吧，弄不好这顶绿帽子就戴上了，以后想摘也摘不掉了……

目 录 贰

- 第一章 该忘的没忘,该记得的,一件也想不起来了 / 001
- 第二章 地下工作,地球上最糟的工作 / 026
- 第三章 健脑丸如何吃出补肾丸的药效来 / 046
- 第四章 郑比关多了只耳朵,关比郑少了只耳朵 / 076
- 第五章 楼上楼下,猫狗大战 / 103
- 第六章 三角恋爱变成四国大战 / 133
- 第七章 男的是基层汉奸,女的是军统一枝花 / 151
- 第八章 “军统家属”也要加入战斗 / 177
- 第九章 妯娌大战还是婆媳大战并不重要,要紧的是谁输谁赢 / 208
- 第十章 少妻代号“胡萝卜”,老夫代号“大白兔” / 234
- 第十一章 瞧这爹当得既辛苦又辛酸 / 264
- 第十二章 管它黑日白日,有勋章就好 / 292
- 第十三章 棺材里有乾坤 / 316
- 第十四章 鱼肚里藏情诗,热水瓶里放炸弹 / 340



- 第十五章 拖鞋必须是一双 / 367
- 第十六章 十八号里的新人莎小姐 / 386
- 第十七章 “马”字加“扁”字就是一个“骗”字 / 414
- 第十八章 当德国外交官邂逅东方美女 / 441
- 第十九章 四国银行变成“群众银行” / 468
- 第二十章 新疾顽症，一帖药解决 / 506
- 第二十一章 苏北名医，军方认证 / 531

第一章 该忘的没忘，该记得的， 一件也想不起来了

1

马太太脱了袜子，坐在躺椅里，老伍帮她揉脚丫子。她不停在咒骂：“这帮刁民，尤其那个万当光，以前刚搬来的时候，挺老实一个人，现在变得这么坏！刁民！”

“算了，都是邻居，脸皮撕破了不好，”老伍劝她，“这么多房客，他们要是合起伙来，你就是穆桂英也斗不过他们的，得过且过吧。”

“这帮刁民，我绝不会认输的！把老娘惹急了，天天涨房租，没钱就给老娘胖子翻身——滚蛋！”

话音刚落，就听楼下有人喊：“猫偷吃鱼啦！谁家的鱼啊？”

“要死了！”马太太骇然，“我的鱼……”

她趿上拖鞋就奔出门去。

灶披间里，地上躺着一条腌制的大青鱼，鱼嘴上还穿着一根



绳子，大花猫早就逃得无影无踪了。马太太捡起来一看，鱼肚子被啃掉大半，气得她直转悠，看见角落里的猫窝，上去一脚就给端翻了。猫窝里几只还没有断奶的小奶猫，吓得缩成一团，喵喵乱叫。

马太太揪起一只小奶猫，咬牙切齿：“敢偷吃老娘的鱼？老娘要吃了你的小猫！”

她把小猫高高举起，做出欲摔的样子——

“马太太，摔不得啊！”万太太赶过来，不幸撞在枪口上。马太太现在是逮谁骂谁：“看看你们家的猫，它干的好事！”

“我们家的猫？”万太太莫名其妙。

“它偷吃了我的鱼！”

“怎么是我们家的猫啊？阿花是吃百家饭的，它偷吃鱼，是因为它刚刚养了一窝小猫，奶水不够。再说了，要没有猫，这十八号里的耗子还不得成精啊？”

马太太气鼓鼓地，雌老虎要咬人了！

大家忙围上来，七嘴八舌地劝。

陆太太说：“马太太，消消气！老房子，少不得阿花的。”

菜头说：“你看这小猫，刚生下来没几天，眼睛还睁不开呢，真要把它给摔死，作孽啊！”

仲自清说：“马太太，依干脆把好事做到底，这条鱼就全部给阿花吃吧！”

马太太眼珠子瞪起来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猫是招财的，你待它好点，阿花会给你招财的！”

“还招财？别把鬼招来就不错了！”

菜根说：“上次人家送我一块金华火腿，给它叼了去，我也没把它怎么样……”

“干什么你们？仗着人多势众，欺负我是不是？”马太太撑着



脖子叫起来，“老伍！你下来，帮我主持公道！”

老伍正嗑瓜子呢，心想女人真他妈烦，一边不耐烦地起身出门。

他前脚走，两个人后脚就溜了进来，是万斤粮和万尺布。兄妹俩的目标，就是立在墙角的那条中正式步枪。

男孩对枪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兴趣，万斤粮搬起沉甸甸的步枪，爱不释手。

“哥，让我摸摸。”万尺布凑上来。

“别乱碰。”

兄妹俩的小手这儿摸摸，那儿摸摸，无意中摸到了扳机……

方浜路上，一支巡逻队刚好经过。就听附近传来“砰！”一声枪响，伪警察如临大敌，卸下步枪，摆出战斗姿势。还是日本宪兵经验丰富，指着最近一条弄堂，“那里！那里！”地叫唤着，冲进了外滩里。

老伍慌慌张张地跑上楼来，就见房门大开，兄妹俩早跑得没影了。那条步枪躺在地上，旁边还有一枚弹壳。再看窗玻璃，被子弹打碎了。

“要死了！谁动了我的枪！”老伍惊呼。

天井里聚了不少人，不少是外面的邻居，跑来看热闹。

“哪儿打枪？”

“楼上……”有人指着被打碎的玻璃窗。

伪警察和日本宪兵闯了进来。“谁打枪？”警察喝问，“站出来！”

马太太吓得不敢吱声。

老伍下楼来，背着步枪，一脸尴尬。

“咦！老伍，怎么是你？”警察当然认得他。

“唉……唉……都怪我，不小心走火了……”老伍低声下气。



警察想袒护他，对日本宪兵说：“太君，没事的，不小心的，走火了。”

鬼子兵可没这么好糊弄，瞪着老伍责问：“你的，不在外面执勤，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！嗯？”

“我……”老伍一时语塞。马太太忙道：“太君，我病了，他的，来看看我……”

“你的、他的、你们的，什么关系？”

马太太没话了，咋说呀？说是我相好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？

围观的人群里，不知谁起哄，喊了声“是伊姘头！”

“谁在胡说八道！”马太太气急败坏，“看老娘不撕烂他的臭嘴！”

“姑奶奶！”老伍恨不得给她跪下，“你别吵吵了……”

“八嘎！”

对中国警察的低效率，还有吃里扒外、阳奉阴违等等，日本宪兵老早就看不惯了。他上来“啪、啪”两记耳光，打得老伍眼冒金星，并命令两名伪警察：“带回去，审讯的干活！”

伪警察无奈，只好把老伍的步枪给缴了械，把人押走了。

围观的人群里，有人叫好，还有吹口哨的。

“你们这群杀千刀的！这是要把老娘往绝路上逼啊！”马太太顿足捶胸地嚎哭。自始至终，郑二白夫妇只在边上看热闹，一声不响，格外低调。

家里藏了一颗“定时炸弹”，不能不低调啊！

林妹妹扒开人群，找到他们，附耳说了两个字“醒了”。

秦克真的苏醒了。郑二白摸摸他额头，吁了口气：“烧退了，



这药还真灵！一分价钿一分货啊！”

现在老郑喜欢时不时地秀上一句沪语。

秦克望着郑二白，那种眼神，难以形容，挺复杂。

“别看了，是郑医生救了你。”林妹妹说罢，又把杵在门口不肯进来的关壹红给拽了进来，往前一推，说：“还有郑太太，她给你输了不少血呢，你们俩是一个血型。”

四目相对。

关壹红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咬了半天嘴唇，只发出“哎……哎……”的音节，算是打招呼。

秦克慢慢直起身来……

老郑警惕的目光。

秦克伸出手来……

老郑时刻防备着，谨防他们来个“忘情的拥抱”。没想到秦克抓住了郑二白的手，轻轻地握着，扭脸望着关壹红，憋了半天，终于说出一句：

“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嫂。”

静场。

足足半分钟。

还是林妹妹打破了静场，她并未察觉夫妇俩的异常，劈头就问：“喂，你是不是这个？”她伸出四指，在秦克眼前晃了晃。

秦克沉默了片刻，点了下头。

“太好了！我老家也在苏北，我一猜就猜出来了，你们是打鬼子的！”林妹妹兴奋。

“不好意思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”郑二白抠了抠耳朵眼。

“大哥。”秦克说。

郑二白指指关壹红。

“大嫂。”



“你……不认得我们？”

秦克“啊？”了一声，一脸茫然。郑二白摸摸他的头，摸到后脑勺有个肿块，秦克“哎哟”一声，疼痛的表情。

那是范太太操花瓶砸的。

“脑袋受过伤……”老郑对媳妇低语，“失忆……”

“失忆？”

“就是想不起来了，把我们全给忘了。”

“忘了！”

“大哥，大嫂……”秦克道，“救命之恩，无以回报，我就跟你们说实话吧。我是两年前跟着部队到苏北抗日根据地的，之前我一直在陕北，有一次敌人空袭，一发炮弹在我附近爆炸，我的脑袋被一块飞起来的石头砸了一下，还好没事，不过打那以后，很多记忆就开始模糊了，包括我是怎么到的陕北，我都想不起来了……”

关壹红难以置信。

“如果，你们见过我，认识我，请一定告诉我，我是谁，我以前叫什么，住在哪儿，我很想知道。”

夫妇俩面面相觑。

关壹红嘴巴动了动，要说什么，老郑赶紧把媳妇往身后一拽，对秦克说：“我们不认识你，从前不认识，现在刚认识！我们之所以救你，就因为你是这个——”

老郑竖起四根手指头，接着说：“你们打鬼子，大家都是中国人，焉有不救的道理？”

说完了，老郑就把媳妇拽下楼，到诊所里。

“你干什么！”关壹红奋力挣脱，“我有话要问他。”

郑二白说：“他现在还是伤员，身子虚弱着呢，你就别刺激他了。”

“失忆？鬼才信呢！”



“你想干什么?”

“没想干什么，就是想问他几句话!”

“人家把话说得门儿清了，他是新四军，从苏北根据地来，来上海是执行任务的，不是来找你叙旧情的!”

关壹红伤心落泪。

“你看你看，掉什么眼泪？我这不好好的？”

“人家又没哭你!”

“那你哭他？哭他是陈世美，把你秦香莲给甩了？”

“你才秦香莲呢!”

关壹红越想越委屈，索性大哭起来。以前只要媳妇一甩泪弹，老郑就投降。今儿不同，因为她哭的是另一个男人!

老郑气得直晃脑袋：“我费劲巴活，把他从死神手里给拽回来，人家起码说了声谢谢，可你呢？迫不及待就想跟老情人幽会了？别忘了他身上还有碗大个伤口，没力气跟你幽会!”

关壹红哭骂：“郑二白，怎么在你眼里都是男盗女娼?”

“人家有任务在身，不想认你。你倒好，腆着脸往上凑，真不害臊!”

关壹红怒了：“郑二白，你是不是巴不得他把我忘得干干净净?”

“什么叫‘我巴不得’？人家就是把你给忘得干干净净了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!”

林妹妹跑下楼来，“我说你们别吵了，他跟我要衣服!”

秦克要自己那件衣服。

那件衣服早就成了一件“血衣”，被关壹红洗净了、晒干了，透着一股清香。

秦克摸了半天，一脸焦急。

“你找什么？”老郑问。



“我衣服里缝了两根金条，怎么不见了？”

郑二白掏出一根，“是这个吧？”秦克忙接过来，“还有一根呢？”

“在你身体里呢！”林妹妹说。见秦克不明白，就拿出盘尼西林的药盒给他看。

“喏，买药了，要不你的烧能退得这么快？”

秦克一着急，伤口一阵疼痛，说不出话来。

老郑严肃地说：“要没有这点金子，你的小命早没了。到底是金子重要，还是命重要？”

关壹红插着手，在边上一言不发，忽然迸出一句：“这事儿你怎么没忘？”

秦克无语，又躺了下去。

“他忘的是三年前的事，不是最近。”老郑替他道。

“我问他呢，没问你！”

“林妹妹！林妹妹！”外面有人叫。

林妹妹推开窗户一看，楼下站个男的，那张脸一看就是欲火焚身。

“在家呢？我这就上来！”

“哎，别别别！”林妹妹叫唤，“你等着，我换件衣服就下来。”

夫妇俩躲在窗户后望着，目睹林妹妹下楼，跟男的说了两句，然后挎着他的胳膊，亲亲热热地走了，这才松了口气。

秦克勉强直起身子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郑二白说：“林小姐是流莺，专门在家里接生意的。”

秦克皱了皱眉头：“看来我不能留在这儿……”

“你想上哪儿去？”关壹红问他，见秦克答不上来，继续问，“你带着伤，少说一个月才能恢复，就算你有地方住，谁来照顾你？谁来掩护你？”



老郑觉得媳妇有话要说，就问：“那你想怎么样？”

“搬到十八号去。”

老郑差点没蹦起来。

关壹红说：“就说是你的乡下亲戚，被土匪打了一枪，来上海治伤的。”

“开玩笑！我在外滩里住了快十年，从没跟人提过我有什么乡下的亲戚，突然间冒出一个，还住到家里来，肯定会有人起疑心！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条弄堂本来就是流言蜚语的集散地……”

老郑说得在理，关壹红想了想说：“那就说是我的亲戚。”

“你们家是开银行的，哪儿来的乡下穷亲戚？”

“这有什么？谁家里没有几门穷亲戚？俗话说，龙袍还有三个洞呢。”

“那是扎玉带用的！”

眼看夫妇俩起了纷争，秦克不知所措地说：“大哥，大嫂，你们的好意，我都领了……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。”

“你现在的任务，就是好好养伤！”老郑对他嚷嚷，“我现在保护的不单是你，也是我们自个儿！万一你被抓住了，一动刑把我们给招了，害我们夫妻跟你一块完蛋！”

3

一个艳阳天，菜头、陆太太、万太太，三个女人抱着自家的被头，上了晒台，准备去晾晒。就见晒台上，上面下面，都已经插满了竹竿，几乎都是空的，只晾了两条大裤衩、一套睡衣裤，在风中摇曳。下面支了一张躺椅，马太太舒舒服服地躺着，面前支个小桌，摆着一壶碧螺春，一包香榧子，吧嗒，吧嗒，正剥肉吃呢。



三个女人诧异了。

“马太太，你这是——”

马太太睁开眼睛看了她们一眼：“太阳好，晾被头是吧？哼，今儿晒台我包了，明天你们赶早吧。”

三个女人一听都气坏了。菜头想上前争辩，被陆太太和万太太拽住。

“马太太，这是晒台，是公用的，不是你一个人的。”万太太说。

马太太冷笑一声：“笑话！区区一个晒台，外滩里十八号，整栋房子都是老娘的。”

“你一个人，插那么多空竹竿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”

“因为老娘最近不大开心。所以我想告诉你们，只要老娘不开心，大家都别想开心。”

菜头拉着陆太太和万太太下楼去了。

马太太吃着香榧子，拉开嗓门继续道：“你们这些房客，一个个都是蜡烛——不点不亮！以前当面敬着我，背地里议论我、骂我、算计我；现在倒好，一个个赤膊上阵，连面具都懒得戴了。态度一个比一个恶劣，还不就是因为老伍。你们搞搞清楚，老伍他完了，要不了多久，还会有老六老七老八……不是我吹牛皮，找个穿‘三尺半’（即制服）的男人罩着我，那还不是小菜一碟？哼哼……”

她回头看看，没人了，闭目养神，嘴里哼起沪剧《杨乃武和小白菜》来。

“堂堂舞弊维原判，我要翻供有啥用？

我的妻子押牢狱，初生儿子拜托依，

到临刑之日祭祭我，买棺成殓把我送葬……”

这是沪剧名角邵滨孙的唱段，唱着唱着，马太太就觉得不对，这台词有点晦气！刚想改口唱石筱英演的“淑英告状”那段，刚起了头，忽然“天黑”了——